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5
3



文庫11
D 265
3

010190558407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斃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及古明一毛氏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圜圜。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

正本

雅數明本作雅教

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苗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三國十二

二

行部宋本明本
行部是也
教吏宋本明本
初吏

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瑒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瑒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瑒爲失
所舉。瑒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瑒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瑒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瑒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瑒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瑒死。魏略曰：人得瑒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瑒宿不平者，遙見瑒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瑒腹誹心譎，
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瑒者，又復白之云：瑒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
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瑒，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瑒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瑒平安，公忿然，始
曰：崔瑒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瑒。瑒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瑒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瑒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跲，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按：跲或作特，朗以爲不然而瑒每秉此論。
竊謂英特爲是也。

瑒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瑒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瑒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瑒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瑒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瑒爲首羣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
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
章下州郡，捕儉與融兄褒有舊，公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害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君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讓讓北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
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立，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心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遺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諺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發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遂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遂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心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卿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囑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于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親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術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誦誦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奔融融破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融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鉅器奇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盜贖活餘人語曰融二子皆齷齪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不起若在服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公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勤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烏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而琇最為世所歎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琇兄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琇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琇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其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絮象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三國志

五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珍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諷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如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髻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誦諷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

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罪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魏書曰

曰夫以史魚之直執與遊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且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

偽乎且茲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蓋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

皆以志信顯於魏朝丁儀聞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

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遇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革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

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

中諸父兄皆禁固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斬陽斬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斬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魏探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為己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聞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
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不能臣名器之所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桎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
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徵耽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鄴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戒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卒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定害其身。焉能害人。且夔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僕。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田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陳咸字明本。程咸於後漢本明本於防。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
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
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蕤嗣邵庶兒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
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頴曰以文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
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
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
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
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
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
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
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
少秉高節立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
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
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誘其罪不小以
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
下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
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
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
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
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
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
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遺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翽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蹙君殆天之所啟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與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陷在陣戰也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邁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諫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洽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巨據取媚於遯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紕遺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尙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旣眾。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善後為廬江太守為
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
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成官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曹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閒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子岐嗣自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尙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逆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替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志官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瑗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温台非兼才疇克備諸

昭和八年三月四日午後校讀之此日噴陽宮殿下台階第一早高學院親閱體練實漢子等一同奉迎送殿下於校門且得陪覽之榮謹誌

魏書十二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明温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麗去公車絕遠公椎楸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舊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劫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皆悟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非之國無道免於刑戮者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請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早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噴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

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資擇俊為

母招米本件好昭是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
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土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失理宋本亦作失禮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瑛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郡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從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悔其迎議之言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度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口素重祿曠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嗷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道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順失正海內兇棘罪一由繇威刑闕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軍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前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洗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官本亦作官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楷茲度矩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頤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鼎今執事與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口臣官此桐邑初註繇之賜繇兩鬻旅翮敵竭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衰賜大臣子孫大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并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鄰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曠敢不歛承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善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數年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賞以悅擇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魏本亦作深

三十四

三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魏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嫉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嫉媚執書嗚嗚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魏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絲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絲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絲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研之傷脾婦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絲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絲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乃宗宗本明本便

法公卿當善其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絲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則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欬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欲。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寇。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劓者守面。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夫殺人者。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附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至於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刑。罰民失義。方動。羅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清。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立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銷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謨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受賊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期絕。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子毓嗣。文帝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宋本明孝初文帝

三四十三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氈為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曼延宋明末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誦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卅五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益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

魏略曰歆與北海郡陶巨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郡陶巨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

華嶠譜曰歆少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人開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遺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連日宋未明本傳連日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曰宋未明本傳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徒。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雖宜有怨。出自人君子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卒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有。故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下詔曰。司徒國之儒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八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歲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龔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同僚米下回家

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魏書曰：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王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膺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晉字敬叔，世語稱善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蒼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蒼子軌，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上長師、太尉。楊賜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關越討朗泛舟浮海欲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泉夷不自歸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私受爵不讓以遭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櫓流矢始交便棄櫓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懸懼朗恐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軼躡足入絳叱咤聽聲東西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自末周涕墮潛然主上寬仁貴德有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遣讓之使張昭私問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放害也雷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廉蔣而為其將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

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呂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竄走伏無所陽相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明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答曰孫權前歲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烏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鄙野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
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
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
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
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
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餒之殍
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
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
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
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
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
鄉侯

魏名臣奏載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十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醜耐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
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十餘人中廐則馴駮駮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
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收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
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
受之於秦餘既違爾粟誠誠之本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
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履改於
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履改於
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
域矣夫天地則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增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
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祿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
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
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
謹純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
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
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戎甲放馬而戢
兵宜因年之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
軍省其暴烈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於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
於執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
賢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除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則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
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

著者宋本明若作著

三國十三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一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書。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膺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鴛鴦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
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
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積棄投之畫外車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調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滅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七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不足來本明本不作

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眾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為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幾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黃初

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

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

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

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

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

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聞宮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眾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宜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盜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卞卪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盜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
 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
 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
 露元年薨門生縑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
 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
 知其貧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
 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
 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
 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
 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
 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
 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
 武帝同名故稱其字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
 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
 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
 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
 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
 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
 依將軍段熲探糶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
 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
 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勳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遇引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
 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而卒未成君引農王即昨既淺又
 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司農數年病
 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
 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
 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周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夏魏禧蘇林樂
 詳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
 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
 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
 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不加不統其大義而周字指墨
 法點注之閒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馬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之作。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出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召，而謂之辭。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願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陳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探稻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伯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太祖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薨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清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移也，宋本明本作儀也。」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昭和十六年三月八日午時

及百身 毛氏

魏書十三

全護肅局防
循古悶本也

三國志十三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其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及古同
毛氏

史劉岱辟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廢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其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願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眾議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性剛戾與人多迂人有告昱謀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人脯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之食昱略其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執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以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年二十七

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傳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疆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備。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傳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按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傳子曰：太祖

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益事之偶合。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自嘉策亦作是也

臣使宋明宗作臣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二十宋本三十可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袁忠寵賢未必當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西布西取睦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邊定烏丸震威遼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匹為存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誠後太祖征荆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袁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

三國十四

七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匹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云當先定荆

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傲字泰中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廩陶長相人令袁紹以為

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

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

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閒乘虛掩討輒大克

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

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傜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大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命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

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眾，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

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亾，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眾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巨壑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

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

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

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

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

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

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

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

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

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

之君宋明本權勢

之君宋明本權勢

潘通下院睡字依來本補

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善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父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父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使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己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
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碎曄為司空倉曹掾

傳子曰太祖微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
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
非精神不接精神可擊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曄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
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
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
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

安也。太祖延問：睡曰：今尚可擊。不睡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睡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

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睡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

如其言黃初元年，以睡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睡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

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

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

稱藩，朝臣皆賀。獨睡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

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睡以為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

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

國乘其豐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疆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

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

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不出

旬月矣。吳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

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

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必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

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執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睡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

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執，非卑臣願言也。權雖有雄

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疆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

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

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

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發怒，與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

殘我國家，俘我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

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卑而內行不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
順果如暉言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
下必自將而來暉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
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
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
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
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
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
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
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暉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
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
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
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
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己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
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暉議同事遂施行遼東
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暉以為公孫氏漢時所
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
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
也後淵竟反暉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暉答曰魏室即昨
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聞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萬嗣。

傳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於天下豈不惜哉。」 傳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名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干寶晉紀曰：「世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雲叟遣主簿迎喜，二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閒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者，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盍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匹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亾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書。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將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疆齊贏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穴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之不克莫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閒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諷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今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候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入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亾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舞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青稷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其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於賴賴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非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亾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賈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邵陽祓禱反禱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植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過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搖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開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難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帝問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己之德也若眾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
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誹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則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雜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資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資曰臣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
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
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執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
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
安劉氏漢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陸
下即作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聞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
當據執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
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如維綱者
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入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
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
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誦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
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
日碑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

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孫劉子時號為
 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
 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凶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
 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總營庶事勳著前朝暨
 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
 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日秩有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
 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矢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立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
 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
 藻盛又善言名理諸
 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昭初八年三月九日夜了
 此夜寒風料峭迫人

魏書十四

金陵書局
版古閣本

三國志十四

魏書十五

三國志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
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
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
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
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
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
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
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

宋本明本作司徒
解為掾

文治刊五毛氏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無學宋千日明不
作夫學似足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末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戾渠陵大塌水既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
騎大將軍開府荆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盜款密故莫不感
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守徵士武陵伍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靖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卒。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儵。字元異。博學好古。儻有大度。身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莫不感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亾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畱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亾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亾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亾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校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亾。恐見畱。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執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皋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執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甲微功未効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幸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位自中代以來未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

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咨字君初子豐字子實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跋扈吏民匹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跲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穀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一胡宋本明本二胡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則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殺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騎行遲未及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

習前後有策略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三國十五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郗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閉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王思、郗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執，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外，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踟躕之時，有丹楊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過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因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豬，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卿入，頓頭責之，強以質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見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選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問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蕪不任宰制，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有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崱澗，河東衛固、弘農張珍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珍、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宋建上疑既一字
或破字或討宋
字亦有脫字也
宋建事在武紀
建字十九計宋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
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
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徒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補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較

家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停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為人
廉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
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書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駸出門設障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龍討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
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逸音樂乃畜歌者琵琶
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擣捕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執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警執，故則得以有功。既進，寄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鄼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鄼，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危也。米平用米作困元。

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未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中郎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婿閻行欲殺遂，遂以夜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兵數十年，今雖罷敗，向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侯爾。夏侯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甚喜以為軍師，封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三國十五

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子折因以折子過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雷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過害以一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徒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鄢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大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焉翔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位至宋明主作位上

郇越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十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十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執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在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格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格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格死謂眾人口諸葛格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格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格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甄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承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其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為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字宿其明無何著子袴

去故時人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盡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逵不肯拜謂援曰上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易為者也援怒曰從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土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開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輿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

師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然直志願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

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

為祝公道也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瑒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瑒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瑒畫

計如與同謀者瑒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瑒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瑒瑒敗逵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

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搯折腳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編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瘵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瘵愈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

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與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間

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魏略曰

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過鄔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魏略

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謙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謙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賊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途。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為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遠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遼祠，下詔曰：遼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遼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埽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埽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曾諸公贊曰：充字公闓，甘肅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卿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遼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遼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蒞，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救使其肺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研問事，杖三十，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募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上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人也，方且復得出事，事欲得還，而領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十餘人，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

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自，孚言：今城中無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問，裁著完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字本姓馮，復改為李。楊沛字孔乘，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與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槌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皆進乾槌，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搥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問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槌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急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摔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以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昭和六年三月十一日天晴寒風烈

魏書十五

余踐肅局例
循古闕米也

三國志十五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
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
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
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
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
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東阿宋平東阿
日也

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
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河。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
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以爲。就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
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司
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
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
因此。大田豐定。軍用推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
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且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
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峻。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
嵩兄。祗。字元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

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
魏略曰。則世爲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飢窮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
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
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
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
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
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
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出車。明本同。宋本
作出軍

三國志卷之六

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翹演等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卬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脇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縣令遷爲元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自智意。臣松之案。愉。字紹。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兒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歐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間。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著為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語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澠閭。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郟津度別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
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
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傅子曰先云既
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欲爲虎而惡食
人肉失所以爲虎矣
今不殺必有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
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犍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
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匹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匹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嫉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諡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歎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禍懷王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略市明本同本本
作略市似是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

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

郡牧守咸其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

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

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

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

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

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

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

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

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

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

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

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

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三國志

卷之七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考後明本同末七
作考終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胤見轉爲吏部郎荀侯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蓋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

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其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違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願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怨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怨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救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救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
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幸收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
勃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起家為河
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其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末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棄梓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剝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

恕各案本明不作恕

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谷而後
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
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為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其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倜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
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之體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善左氏
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
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
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三國志

卷之六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幾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剛集禮記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禮制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

究且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殿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殷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殷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闕達博通

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

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苟綽宛州記曰坦出紹伯父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

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

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

諫議大夫眾字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

子師大司農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

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

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垂變生其鑿不遠又為陳時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穎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

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賢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強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

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懼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

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犬吠之驚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閉習軍事

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服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

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嘯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雖雄
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
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其王爵不相加姑位不定各恃眾怙力
將人人基踣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其膽率徒旅進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
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載挾牙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驅羣羊向虎
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滯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
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
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恃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
戰有三德待於三心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
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
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敢踰樊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徵不義者必不相然贊
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一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以輕威
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
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雷拜議即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表

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磧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亾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滂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閒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秋曰秦子表字材叔秦與華欲荀攸善見表曰鄭公業為不匹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秦始七年以表為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子默字思立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字頌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識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己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士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曰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賢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其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其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溢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纒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破城未明未作破郭

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適姦發伏咸為
良二千石璫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
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
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
閒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鈕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更京
兆與馬翽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寒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更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
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窺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
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史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顙十餘日
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
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
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木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
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城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問見之疑其衣冠也問
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著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
子希至官省舉善而致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邵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違行
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嚴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
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卒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
以為愚性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
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

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
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聞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劭子華時為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父字元儒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
子廟於苦縣之賴鄉書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
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
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備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
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
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怨屢陳時政
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昭和七年三月十二日朝昨日入于春季休暇

破城未明未作破郭

破城未明未作破郭

魏書十六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三國志十六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豨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其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百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其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畱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

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睦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濱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統嗣統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統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愨侯子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閒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

略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諧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消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滄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
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諡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眾三千
餘人降即降復叛其眾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眾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
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
狄士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
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其復禁
等官

鄭 宋 同 明 年 作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

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

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

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

等聞滔于瓊破遂來降紹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太祖得郃甚喜謂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畱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懼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

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眞並朝許宮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滎陽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旣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隄麋泝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張魯別遣晃討攻檀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遷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河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遼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鄆城袁紹而隆公孫瓚。瓚遣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誓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問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猥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鄆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部。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鄆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者。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昭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及古樹
毛紙
上

魏書十七

金陵書局
藏古閣本

三國志十七

98-11252



